

江西人民出版社
谭天星 陈关龙 著

未能归一的路

——中西城市发展
发展的比较

城市文化丛书
主编 蒋仲平



江西人民出版社

陈关龙 著

不能 归一的路

——中西城市

发展的比较

城市文化丛书
主编 蒋仲平

未能归一的路
——中西城市发展的比较
谭天星 陈关龙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昌市新魏路)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625字数22万
1991年2月第1版 1991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210-00958-2/G·43 定价：5.00元

城市文化丛书总序

蒋仲平

城市不是自在之物，而是人事之物，是人类为自己建树的一座永恒的丰碑。可以毫不夸耀地说，城市到处都是人类智慧的凝聚，折射着人的特有的光辉。

作为人类的创造物，城市首先是一种物质存在，可以在宇宙时空的大坐标中，求得它们的方位、范围、形成、蜕变、湮没或诸如此类的解。它们是一种可以用感官去感知与体认的东西。但是，城市作为人类创造物的复杂之处，就在于不能仅仅归结为物质存在。城市对于人类更为本质的含义，在于它们必然还是一种社会存在。

城市离不开人——这一命题并非仅仅针对城市的创造。说到任何一座城市的存在与发展，情况也是如此。显而易见的是，城市之为城市，是它们能够为人所用，并确实地用之于人。那些没有人烟的至今仍被一些人不恰当地称作城市的地方，就其对于人类的本质含义来说，实际上已经荡然无存。它们只是以往人类活动的某种记号，是一些物质的独特造型。城市从来都不仅仅是人类的容身之地或聚居场所，因为城市不可能只是房屋建筑与街巷道路的算术和。人是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有了人，人的活动，就有了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复杂的关系，就有了人跟人的分层与组合，也就有了一定的规定、准则与制度。于是，融入了人的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无论其规模大小，自然就不能不是一个社会，一

种名符其实的社会存在。

城市作为一种社会存在，无法用时空坐标去衡量，更无法用感官去感知。

这样，人类智慧在创造城市时未曾遭遇的巨大困难，就出现在理解城市的过程之中。城市究竟是什么？它从何而来？向何而去？城市对于人类意味着什么？怎样才能使之驯从于人的意志？在诸如此类的问号面前，城市成了一个谜，人类智慧反被其折射在自己的创造物上的光环所迷惑。

然而，人类之为万物之灵，是给自己的行动注入了充分的自觉性。人类不仅善于创造一个谜一样的世界，而且还要揭示这一世界的谜底。揭示的目的在于进一步创造。正是因为这点，于是，在人的世界中，就有了科学，也有了对城市的科学的研究。只是，相对于城市在文明史上兴起与发展的时间，城市的科学的研究，只有短短的一瞬。在西方，这种研究只有近百年的历史；在中国，城市学的研究则处在百端待举的起始状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着手编写了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套丛书。

首先遇到的问题是，选择一个怎样的窥探城市的最佳视角。城市的内涵如此繁富，乃至于任何一个角度，也只能向我们展示其无限世界中的某个有限的侧面。随着视角的变更，城市就象一个神秘莫测的魔术师，变幻着自己的千姿百态。从探索城市的眼花缭乱的“迷途”中，我们回到了城市的创造“神”——人——这一原点。

人创造了城市，城市的一切物质，都是物化了的一种文化符号。人在创造城市的同时，也创造了城市文化。当我们站到“人”的立场，运用“人”的眼光，便得到一种全新的领悟：城市，就是一种特定的文化。“城市离不开人”，也就是“文化离不开人”这个大命题中的一个具体命题。因为，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本质，就是有意识有目的的劳动。文化则是人类本质的展现和成因。文化

来源于人的本质，又促成了人的本质。一方面，文化总是人的文化，即文化由人创造和传递，人是文化形成和延续的前提和主体，没有人，就没有文化；另一方面，人总是文化的人，即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制约着人类，制约着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人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系统化的文化，文化则在多大意义上成为符号化的人。因此，这套丛书力求揭示城市的文化性。唯其如此，才能揭示城市的本质，才能深刻揭示其中的“人”。同时，文化，又使我们面对城市，有了一个全方位的视角。因为，文化不仅仅是“死”的物——它包括人类实践的一切产品，而且又是“活”的过程——也包括人类实践活动的本身，凡打上人的烙印的地方，都有文化。只有从文化的角度观察城市，才能系统、完整，才全面。所以，这套丛书的选题力求多样化，通过各书不同的选题视角，组成一个文化的大广角。立足于文化，着眼于文化，对城市进行“文化的”研究，这正是我们的努力方向。

中国自近代以来追求的近代化和现代化，即以城市化为其主要标志；而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又必将推进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列宁曾说：“城市……是前进的主要动力。”那么，对于城市的研究，无疑应是十分重要，十分富有意义的。如果这套丛书能够在这方面起到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我们将感到无比欣慰！

是为序。

序

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书，是谭天星和陈关龙二位青年史学工作者撰写的，是一部很值得一读的书。

城市是人类文明里程的标记，中西城市的发展取向虽有所差异，但都是不同时代的丰碑，是不同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象征，是不同历史阶段人类社会不断前进的结晶。

城市是属于历史范畴的，也是属于经济范畴的。城市的发展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社会分工的不断扩大和深化，同时也取决于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关系的变化发展。城市经济的基本活动，不外是生产、消费、分配、交换的整体运动过程。因为没有生产就谈不上分配和交换，没有分配、交换也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当然也就没有生产。这种整体运动也正反映着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全部过程。这就是说，城市的存在和发展是和商品经济分不开的，商品经济是城市发展的基础，没有商品经济，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也就不可能存在。历史表明，我国的城市出现很早并能持续发展。与之相应的是，我国的商品经济由来已久，也能长盛不衰。中西的城市和商品经济都是远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就存在过，并不断有所发展；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制约下，具有不同的性质，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有着不同类型，一种是以追求商品的使用价值（包括转换形态后的使用价值）为目的，这种商品经济是补封建自然经济

之不足的，并为之服务的。它是从属于封建经济且长期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商品经济，在这种商品经济支撑下的城市，则具有消费性、寄生性的特点，起着城市剥削农村的作用。宋朝时的开封、明朝时的北京等城市均属这种类型。在我国封建社会晚期也存在着另一种商品经济，它是通过商品的交换价值来牟取利润，是促使封建自然经济分解的力量，不断进行原始资本积累以扩大再生，是萌生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温床。在这种商品经济支撑下的城市，则具有生产型、综合型的特点。清朝的苏州、松江、佛山和景德镇等城市均属于这种类型。由于商品经济的不同类型对城市的发展和城市的性质影响很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商品经济与城市发展是互为表里，互相依存，互不可分的。

真正意义的城市，往往是在一定的空间范围聚居有较多人口的聚居点，也是先进生产技术与科学文化的凝结点，同时也是昌盛的工商业和发达的商品生产汇集的中心区，具有广泛的“商流”、“物流”的条件。此外，还集结了大量的物资（或资金），方便的交通运输，活跃的商品流通，众多的商人集团，广阔的国内外市场。这一切，都是城市存在和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并影响着城市的发展取向及其发展道路。

城市是在不同地区辐射各地市场的商品生产中心，地方或全国的金融、货币和资本的汇集中心，也是不同层次的转运和消费中心，在国民经济的收入与支出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市场网络与交通运输的枢纽，是科学文化集结的先进地区。由于经济的集中，交通的方便，形成了影响政治和军事的力量。

城市史的研究，近年来逐渐受到重视，研究的成果也与日俱增，这是令人振奋的事。但是，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择优选用发展学、比较史学等方法，系统地整体地比较研究中西方城市的发展过程、发展水平，从而探索其发展道路及其发展的规律性，并研究中西城市形成不同走向的原因的，就目前

所见，国内这类研究成果还不算多，应当说，本书作者在这方面的研究从方法到内容都是一种创新，是一种开拓性的尝试，可以说为城市史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蹊径。

作者用心良苦之处，还在于他们不仅搜集了大量翔实的资料，进行了严谨的论证分析，从理论高度阐明了城市变化的规律，而且还着眼于现实，本着史学研究既要知古更要知今的精神，研究中西城市的过去和未来，“以史为鉴”，努力探索振兴中华城市、建设我国现代化社会主义城市的道路。时代在前进，历史在发展，治史的思想也要有现实感，要体现时代的精神，研究历史要着眼于现实。《未能归一的路》一书的基本点就在于研讨未来。

城市包罗万象，涉及范围极广，是时代和社会的缩影。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城市都具有明显的广泛性、综合性和先进性。因而城市问题本身就是十分错综复杂的，要对中西城市发展进行比较研究，那就更为复杂、更为艰巨，其研究难度也就更大了。天星、关龙同志不畏艰辛，肯于登攀，敢于肩钜承重，甘做填海之精卫，誓充铺路之细石，愿为发展中西城市比较研究贡献力量，其志可嘉，其行可奖，其书可颂。我诚挚地希望他们撰写的书能受到专家、学者的重视，能为读者所欢迎，能够为研究中西城市发展史铺下一块基石，能够成为研究中西城市发展史的新的开端。

吴量恺

1990年1月25日写于武昌桂苑

目 录

第一章 古典城市的兴起与初步发展(1)	
(公元前2000~前250年)	
1·1 文明的起源与城市的萌芽	(1)
1·1·1 城市与城市起源说种种	(1)
1·1·2 传说时代的都城	(6)
1·1·3 可信的城市雏形	(11)
1·2 完全意义的城市形成 (前1100~前450年)	(17)
1·2·1 早期奴隶制城邦：斯巴达与雅典	(17)
1·2·2 周朝都城镐邑与雒邑	(21)
1·2·3 春秋时期诸侯国城邑的勃兴	(26)
1·3 希腊罗马城邦与中国军事堡垒性城市 (前476~前250年)	(32)
1·3·1 城市与战争	(32)
1·3·2 城市政治结构	(37)
1·3·3 城区与人口	(40)
1·3·4 城市文化：从临淄与雅典的比较说起	(47)
第二章 封建城市的发展与繁荣 (上)	(53)
(公元前250~公元580年)	
2·1 大帝国统治下的城市	(53)
2·1·1 不断征战中的罗马帝国的城市	(53)

2·1·2	稳固控制下的秦汉帝国的城市	(59)
2·1·3	罗马与长安：繁荣中的差异	(64)
2·2	断裂时期的城市	(69)
2·2·1	汉帝国的崩溃与对抗诸国的城市	(69)
2·2·2	几易其主的雒阳都城	(75)
2·2·3	罗马帝国的分裂与城市的黑暗岁月	(80)
2·2·4	东西方城市命运	(84)
第三章	封建城市的发展与繁荣（下）	(87)
(公元580~1250年)		
3·1	长安、开封和临安的竞相繁盛	(87)
3·1·1	东西方文化中心——长安	(88)
3·1·2	消费性城市——开封	(95)
3·1·3	临安城区的新格局	(101)
3·2	中国南方城市与经济重心南移	(106)
3·2·1	五代十国时期都市化城市的高度发展	(106)
3·2·2	南方城市的政治与经济	(110)
3·2·3	南北方城市发展的动因与趋势	(119)
3·3	西欧自治城市的崛起	(125)
3·3·1	十至十一世纪西欧的新型城市	(125)
3·3·2	城市反封建与城市自治	(130)
3·3·3	行业与市民	(132)
3·4	“中世纪的花朵”与封建堡垒	(136)
3·4·1	“自由的农奴的城市”与官僚贵族的乐园	(136)
3·4·2	工商业城市与宫廷化城市	(140)
3·4·3	不同的支撑点：自治与专制	(142)
第四章	中国传统城市的艰难分化与西欧近代意义城市的形成	(146)
(公元1250~1640年)		

4·1	元与明前期城市的兴衰	(146)
4·1·1	蒙古铁骑蹂躏后的城市	(146)
4·1·2	成熟的古都：大都与北京	(153)
4·1·3	所谓的开放：外贸城市与市舶司	(160)
4·2	西欧城市的分化与国际贸易	(164)
4·2·1	行会制度的崩裂趋势与资本主义萌芽	(164)
4·2·2	“汉萨同盟”与国际贸易战	(167)
4·2·3	城市共和国：威尼斯与佛罗伦萨	(172)
4·3	中西城市的分野	(178)
4·3·1	城镇与城市的替代或改造	(179)
4·3·2	工商业中心城市的质与量的分析	(188)
4·3·3	城市文化的主旋律与多色音符	(194)
第五章	中西城市两种不同的走向.....	(202)
(公元1640~1900年)		
5·1	虚假繁荣的中国城市	(202)
5·1·1	明清之际城市的劫数	(202)
5·1·2	不变的模式：复兴后的城市	(246)
5·1·3	石缝中的“萌芽”：城市经营形态的怪圈	(215)
5·2	西欧城市与世纪革命	(220)
5·2·1	英国城市的革命	(221)
5·2·2	法国城市的磨难	(226)
5·3	外国炮舰攻击下的中国城市	(231)
5·3·1	藩篱的攻破与通商城市的崛起	(231)
5·3·2	列强渗透与古老城市的震荡	(240)
5·4	西欧城市与资本垄断时代	(245)
5·4·1	突飞猛进的英国城市	(245)
5·4·2	急起直追的德法城市	(250)
第六章	历史的思考——中国城市发展应走的路.....	(255)

6·1 摆脱羈絆——城市的自治权问题	(255)
6·1·1 谁是决定性因素：政治与经济	(255)
6·1·2 長久的主题：附庸城市与自治城市	(257)
6·2 两种选择——开放与封闭	(263)
6·2·1 时代的要求与城市类型的选择	(263)
6·2·2 主动的开放与被动的开放	(271)
6·2·3 走出城市文化形态的死胡同	(275)
6·3 城市发展的基点	(277)
6·3·1 城市发展周期的规律与非规律性的因素	(278)
6·3·2 单一性城市与综合性城市	(284)
6·3·3 城市的“救生圈”：民族市场与国 际市场的贸易网	(286)
6·3·4 活力的源泉：城市手工业或工业	(288)
跋	(292)

第一章 古典城市的兴起与初步发展

(公元前2000～前250年)

古典城市的兴起和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伴随着文明的诞生，史前的聚落孕育了原始城市。从这种城市或者说城市的雏形演化为完全意义的城市，受到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等诸因素的制约，因而城市的起源与发展不但是艰难的，也是复杂的。而且在不同的地区，由于民族的生活方式与生活意识不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地理环境的差异，从而导致各城市不但非同步发展，并且结构、功能及所蕴涵的文化意义亦不一样。因此，探索人类史上的普遍现象——城市，它的起源、发展及其演化，以揭示出中国城市发展的独特道路，就成了本书的主旨。

1·1 文明的起源与城市的萌芽

什么是城市？城市是如何产生的？中国城市产生的时间、途径如何？与西方比较，是否有不同的起因、不同的步伐、不同的内涵？对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将作如下探讨。

1·1·1 城市与城市起源说种种

什么是城市？地理学认为它是“一个相对永久性的高度组合起来的人口集中的地方，比城镇和村庄规模大，也更重要”^①。例如拉泽尔就说：“城市是占据一定地区，地处若干交通线的永久

^①《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2卷第271页。

性的人类集居区。”^①但经济学则把城市看作是工业、商业、信贷的集中地。“对于社会学家来说，城市是当地那些共同风俗、情感、传统的集合。”^②另外，还有人口学、政治学、建筑学等学科的关于城市的概念。由此看来，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实体，它至少具有密集性、经济性、社会性诸特征。

集中性是城市的本质。马克思指出，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列宁则认为，城市是经济、政治和人民精神生活的中心。因而可以说，城市首先是人口密集的地方；其次是建筑密集的地方，进而是财富密集的地方及信息密集的地方；是在一定地域集中的经济、物质、社会三者有机的统一体。

“城市”一词的语源出自中国，它包涵有“城”与“市”两个意思，即代表政治中心与商业市场两个不同概念。两者的结合是指用城墙围起来的市区，它支配扩散在其周围的地区。而它的分解则为以城郭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和以中心市场为特征而未必有城墙的城市。在制度上，设城墙的城市一般称为“都邑”。从中国古典时期都、郊、牧野、林、垌的同心圆的行政区划可知，“都邑”是政治中心的存在物。一般来讲，把有都的市称为都市。没有市的都能否称为城市？我们认为它是不完全的城市。没有都的市一般为镇，是小城市，但“市集”不是城市。很显然，“都市”一词更能反映中国城市的本质与特色。它标明城市是政治中心和商业中心。城市作为文化中心，可从法语与英语“文明”一词的语源源于拉丁语“civisr(市民)+“civitas”（都市）显示出来。正如斯宾格勒所言，人类所有的伟大文化都是城市产生的，世界史就是人类城市的时代史。“国家、政府、政治、宗教等等无一不是从人类存

①拉泽尔：《大城市的地理位置》。

②L·沃思等：《城市社会学》第165页。

在的这一基本形式——城市中发展起来并附着其上的。”^①

城市不但一个复杂的实体，也是一个动态的实体。它是作为乡村的对立物而存在的，但如果因此而把城市定义为非农业的大居住地，这种松巴特式的结论未免过于简单。实际上，由于时代的推移，社会的变迁，地理的不同，城市的内容与形式也是千差万别的。“用一个综括所有事实的意义来说明‘城市’，几乎是不可能的。”^②我们认为，城市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和历史范畴。它经历了原始、古典、中古、近现代的发展演化过程。我们力图从其结构形式方面考察中西城市的演变过程，揭示其本质及规律。

城市概念的诸多意义说明了城市本身的广涵性。城市是如何产生的？由于对城市的认识角度不同，关于它的起源也存在多种说法。

私有制说认为，城市是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的结果。很清楚，这种观点把城市看成是进入文明时代的一种现象。它和阶级说没有大的分歧。

阶级说认为，本质上，城市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它是统治阶级——奴隶主、封建主用以压迫被统治阶级的一种工具。显然，阶级说把城市看成了国家的同义语。例如傅筑夫说：“中国古代的城与欧洲古代的城，其起源都是相同的，都是在社会分裂为对立的阶级后，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剥削阶级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兴建起来的。”^③

第三种看法基本上包容了上述两种说法。这种起源说认为，城市是社会生产力发展与社会分工的产物。例如江美球等人认为，第一次社会分工的居民点即原始聚落是城市的胚胎，第二次

^①参见齐世荣译《西方的没落》，引自《城市社会学》第2页。

^②矶村英一：《城市问题百科全书》第29页。

^③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第331页。

社会分工的固定交换场所体现着自然状态“市”的功能，“而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在政治、军事、宗教的目的下产生了众多的城市。”^①这一观点无疑是分工说、集市说、私有制说三者的混合。张承安则认为职业商人出现的第三次社会分工完结，城市才开始形成。^②分工说是循着生产力的发展——产品的剩余——人剥削人的可能——分工的发达——私有制的产生——城市的形成这一思路而提出的，它实际上是依据经典作家的这样一个见解，即“某一民族的内部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就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③。

与前几种说法相去甚远的是防御说。这种观点认为，“城市的出现并不一定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而是人们为保护私有财产所采取的防御措施。”^④它建立于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即剩余财产产生之际未必产生剥削与阶级，氏族、部落的冲突不能算是阶级斗争的表现，而只是“抵御和防止别的部落、氏族、国家的侵犯和保护居民的财富不受掠夺。”其实，持阶级说者也认为城的最初目的在于防御。他们之间的不同点就在于，持阶级说的学者认为，“防御和保护作用，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因而在保护谁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另外，在城市产生的时间问题上，阶级说认为奴隶制占有时期方产生城市，而防御说则认为，城市“不特不存在国家既成之后，反之它却远存于国家组织之前。”^⑤因而，“最初的城市起源于原始社会晚期”^⑥。然而，持防御说者之间也不是没有分歧。西方学者中就有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城市”说。不过，“洞穴城市”说所突出的防卫功能并无社会意义，因此，这

①江美球等：《城市学》第57—58页。

②张承安：《城市发展史》第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4—25页。

④杜瑜：《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与发展》，《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1期。

⑤刘兴唐：《中国古代贸易之发展及都市之起源》，《文化批判》第2卷第6期。

⑥河南安阳市文化局：《殷墟》第72页，文物出版社（1976年）。